

## 第十二回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象化金蟬

詩曰：

龙集贞观正十三，王宣大众把经谈。  
道场开演无量法，云雾光乘大愿龕。  
御敕垂恩修上刹，金蟬脱壳化西涵。  
普施善果超沉没，秉教宣扬前后三。

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陈玄奘大阐法师，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诸品妙经。那皇帝早朝已毕，帅文武多官，乘风辇龙车，出离金銮宝殿，径上寺来拈香。怎见那銮驾？真个是——

一天瑞气，万道祥光。

仁风轻淡荡，化日丽非常。

千官环佩分前后，五卫旌旗列两旁。

执金瓜，擎斧钺，双双对对；

绛纱烛，御炉香，霭霭堂堂。

龙飞凤舞，鸚荐鹰扬。

圣明天子正，忠义大臣良。

介福千年过舜禹，升平万代赛尧汤。

又见那曲柄伞，滚龙袍，辉光相射；

玉连环，彩凤扇，瑞霭飘扬。

珠冠玉带，紫绶金章。

护驾军千队，扶舆将两行。

这皇帝

沐浴虔诚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香。

唐王大驾，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乐响器，下了车辇，引着多官，拜佛拈香。三匝已毕，抬头观看，果然好座道场。但见——

幢幡飘舞，宝盖飞辉。

幢幡飘舞，凝空道道彩霞摇；

宝盖飞辉，映日翩翩红电彻。  
世尊金象貌臻臻，罗汉玉容威烈烈。  
瓶插仙花，炉焚檀降。  
瓶插仙花，锦树辉辉漫宝刹；  
炉焚檀降，香云霭霭透清霄。  
时新果品砌朱盘，奇样糖酥堆彩案。  
高僧罗列诵真经，愿拔孤魂离苦难。

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参了罗汉。又见那大阐都纲陈玄奘法师引众僧罗拜唐王。礼毕，分班各安禅位，法师献上济孤榜文与太宗看。榜曰：

至德渺茫，禅宗寂灭。

清淨灵通，周流三界。

千变万化，统摄阴阳。

体用真常，无穷极矣。

观彼孤魂，深宜哀愍。

此奉太宗圣命：

选集诸僧，参禅讲法。

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普济苦海群生，脱免沉痾六趣。

引归真路，普玩鸿蒙；

动止无为，混成纯素。

仗此良因，邀赏清都绛阙；

乘吾胜会，脱离地狱凡笼。

早登极乐任逍遥，来往西方随自在。

诗曰：

一炉永寿香，几卷超生策。

无边妙法宣，无际天恩沐。

冤孽尽消除，孤魂皆出狱。

愿保我邦家，清平万年福。

太宗看了满心欢喜，对众僧道：“汝等秉立丹衷，切休怠慢佛事。待后功成完备，各各福有所归，朕当重赏，决不空劳。”那一千二百僧，一齐顿首称谢。当日三斋已毕，唐王驾回。待七日正会，复请拈香。时天色将晚，各官俱退。怎见得好晚？你看那——

万里长空淡落辉，归鸦数点下栖迟。  
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

一宿晚景题过。次早，法师又升坐，聚众诵经不题。

却说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自领了如来佛旨，在长安城访察取经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实有德行者。忽闻得太宗宣扬善果，选举高僧，开建大会，又见得法师坛主，乃是江流儿和尚，正是极乐中降来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长老，菩萨十分欢喜。就将佛赐的宝贝，捧上长街，与木叉货卖。你道他是何宝贝？有一件锦澜异宝袈裟、九环锡杖，还有那金紧禁三个箍儿，密密藏收，以

俟后用。只将袈裟、锡杖出卖。长安城里，有那选不中的愚僧，倒有几贯村钞。见菩萨变化个疥癞形容，身穿破衲，赤脚光头，将袈裟捧定，艳艳生光，他上前问道：“那癞和尚，你的袈裟要卖多少价钱？”菩萨道：“袈裟价值五千两，锡杖价值二千两。”那愚僧笑道：“这两个癞和尚是疯子，是傻子！这两件粗物，就卖得七千两银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长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不得这许多！拿了去，卖不成！”那菩萨更不争吵，与木叉往前又走。行勾多时，来到东华门前，正撞着宰相萧瑀散朝而回，众头踏喝开街道。那菩萨公然不避，当街上拿着袈裟，径迎着宰相。宰相勒马观看，见袈裟艳艳生光，着手下人问那卖袈裟的要价几何。菩萨道：“袈裟要五千两，锡杖要二千两。”萧



瑀道：“有何好处，值这般高价？”菩萨道：“袈裟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要钱处，有不要钱处。”萧瑀道：“何为好？何为不好？”菩萨道：“着了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穴，便是好处；若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又问道：“何为要钱，不要钱？”菩萨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宝，强买袈裟、锡杖，定要卖他七千两，这便是要钱；若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将袈裟、锡杖，情愿送他，与我结个善缘，这便是不要钱。”萧瑀闻言，倍添春色，知他是个好人，即便下马，与菩萨以礼相见，口称：“大法长老，恕我萧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满朝的文武，无不奉行。即

今起建水陆大会，这袈裟正好与大都阐陈玄奘法师穿用。我和你入朝见驾去来。”

菩萨欣然从之，拽转步，径进东华门里。黄门官转奏，蒙旨宣至宝殿。见萧瑀引着两个疥癞僧人，立于阶下，唐王问曰：“萧瑀来奏何事？”萧瑀俯伏阶前道：“臣出了东华门前，偶遇二僧，乃卖袈裟与锡杖者。臣思法师玄奘可着此服，故领僧人启见。”太宗大喜，便问那袈裟价值几何。菩萨与木叉侍立阶下，更不行礼，因问袈裟之价，答道：“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处，就值许多？”菩萨道：

这袈裟，

龙披一缕，免大鹏吞噬之灾；

鹤挂一丝，得超凡入圣之妙。

但坐处，有万神朝礼；

凡举动，有七佛随身。

这袈裟是

冰蚕造练抽丝，巧匠翻腾为线。

仙娥织就，神女机成。

方方簇幅绣花缝，片片相帮堆锦氎。

玲珑散碎斗妆花，色亮飘光喷宝艳。

穿上满身红雾绕，脱来一段彩云飞。

三天门外透玄光，五岳山前生宝气。

重重嵌就西番莲，灼灼悬珠星斗象。

四角上有夜明珠，攒顶间一颗祖母绿。

虽无全照原本体，也有生光八宝攒。

这袈裟，闲时折迭，遇圣才穿。

闲时折迭，千层包裹透虹霓。

遇圣才穿，惊动诸天神鬼怕。

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辟尘珠、定风珠。

又有那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

偷月沁白，与日争红。

条条仙气盈空，朵朵祥光捧圣。

条条仙气盈空，照彻了天关；

朵朵祥光捧圣，影遍了世界。

照山川，惊虎豹；影海岛，动鱼龙。

沿边两道销金锁，叩领连环白玉琮。

诗曰：

三宝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尽评论。

明心解养人天法，见性能传智慧灯。  
护体庄严金世界，身心清净玉壶冰。  
自从佛制袈裟后，万劫谁能敢断僧？

唐王在那宝殿上闻言，十分欢喜，又问：  
“那和尚，九环杖有甚好处？”菩萨道：我  
这锡杖，是那——

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驻颜。  
入手厌看青骨瘦，下山轻带白云还。  
摩呵五祖游天阙，罗卜寻娘破地关。  
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

唐王闻言，即命展开袈裟，从头细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长老，实不瞒你，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见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经法。内中有一个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买你这两件宝物，赐他受用。你端得要价几何？”菩萨闻言，与木叉合掌皈依，道声佛号，躬身上启道：“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他，决不要钱。”说罢，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萧瑀扯住，欠身立于殿上，问曰：“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你见朕要买，就不要钱，敢是说朕心倚恃君位，强要你的物件？更无此理。朕照你原价奉偿，却不可推避。”菩萨起手道：“贫僧有愿在前，原说果有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不要钱，愿送与他。今见陛下明德止善，敬我佛门，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

理当奉上，决不要钱。贫僧愿留下此物告回。”唐王见他这等勤恳甚喜，随命光禄寺大排素宴酬谢。菩萨又坚辞不受，畅然而去，依旧望都土地庙中隐避不题。

却说太宗设午朝，着魏征赍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师正聚众登坛，讽经诵偈，一闻有旨，随下坛整衣，与魏征同往见驾。太宗道：“求证善事，有劳法师，无物酬谢。早间萧瑀迎着二僧，愿送锦澜异宝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条。今特召法师领去受用。”玄奘叩头谢恩。太宗道：“法师如不弃，可穿上与朕看看。”长老遂将袈裟抖开，披在身上，手持锡杖，侍立阶前。君臣个个欣然。诚为如来佛子，你看他——

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  
辉光艳艳满乾坤，结彩纷纷凝宇宙。  
朗朗明珠上下排，层层金线穿前后。  
兜罗四面锦沿边，万样稀奇铺绮绣。  
八宝妆花缚钮丝，金环束领攀绒扣。  
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  
玄奘法师大有缘，现前此物堪承受。  
浑如极乐活罗汉，赛过西方真觉秀。  
锡杖叮嚙斗九环，毗卢帽映多丰厚。  
诚为佛子不虚传，胜似菩提无诈谬。

当时文武阶前喝采，太宗喜之不胜，即着法师穿了袈裟，持了宝杖，又赐两队仪从，着多官送出朝门，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里



去，就如中状元夸官的一般。这位玄奘再拜谢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轰轰，摇摇摆摆。你看那长安城里，行商坐贾、公子王孙、墨客文人、大男小女，无不争看夸奖。俱道：“好个法师，真是个活罗汉下降，活菩萨临凡！”玄奘直至寺里，僧人下榻来迎。一见他披此袈裟，执此锡杖，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各各归依，侍于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礼佛，又对众感述圣恩已毕，各归禅座。又不觉红轮西坠，正是那——

日落烟迷草树，帝都钟鼓初鸣。  
叮叮三响断人行，前后街前寂静。  
上刹辉煌灯火，孤村冷落无声。  
禅僧入定理残经，正好炼魔养性。

光阴拈指，却当七日正会，玄奘又具表，请唐王拈香。此时善声遍满天下。太宗即排驾，率文武多官、后妃国戚，早赴寺里。那一城人，无论大小尊卑，俱诣寺听讲。当有菩萨与木叉道：“今日是水陆正会，以一七继七七，可矣了。我和你杂在众人丛中，一则看他那会何如，二则看金蝉子可有福穿我的宝贝，三则也听他讲的是那一门经法。”两人随投寺里。正是有缘得遇旧相识，般若还归本道场。入到寺里观看，真个是天朝大国，果胜娑婆，赛过祇园舍卫，也不亚上刹招提。那一派仙音响亮，佛号喧哗。这菩萨直至多宝台边，果然是明智金蝉之相。诗曰：

万象澄明绝点埃，大典玄奘坐高台。

超生孤魂暗中到，听法高流市上来。

施物应机心路远，出生随意藏门开。  
对看讲出无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怀。

又诗曰：

因游法界讲堂中，逢见相知不俗同。  
尽说目前千万事，又谈尘劫许多功。  
法云容曳舒群岳，教网张罗满太空。  
检点人生归善念，纷纷天雨落花红。

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劝修功卷》。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

可会谈大乘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正讲处，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师正讲谈妙法，被两个疥癞游僧，扯下来乱说胡话。”王令擒来，只见许多人将二僧推拥进后法堂。见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问我何事？”唐王却认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萨道：“正是。”太宗道：“你既来此处听讲，只该吃些斋便了，为何与我法

师乱讲，扰乱经堂，误我佛事？”菩萨道：

“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太宗正色喜问道：“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菩萨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太宗道：“你可记得么？”菩萨道：“我记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师引去，请上台开讲。”

那菩萨带了木叉，飞上高台，遂踏祥云，直至九霄，现出救苦原身，托了净瓶杨柳。左边是木叉惠岸，执着棍，抖擞精神。喜的个唐王朝天礼拜，众文武跪地焚香，满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贾，无一人不拜祷道：

“好菩萨，好菩萨！”有词为证，但见那一——

瑞霭散缤纷，祥光护法身。

九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

那菩萨，

头上戴一顶金叶纽，

翠花铺，放金光，

生锐气的垂珠缨络。

身上穿一领淡淡色，

浅浅妆，盘金龙，

飞彩凤的结素蓝袍。

胸前挂一面对月明，

舞清风，杂宝珠，

攒翠玉的砌香环珮；

腰间系一条冰蚕丝，

织金边，登彩云，  
促瑶海的锦绣绒裙。  
面前又领一个飞东洋，  
游普世，感恩行孝，  
黄毛红嘴白鹦哥。  
手内托着一个施恩济世的宝瓶，  
瓶内插着一枝洒青霄，撒大恶，  
扫开残雾垂杨柳。  
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  
三天许出入，这才是救苦救难观世音。

喜的个唐太宗，忘了江山；爱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礼。盖众多人，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太宗即传旨：教巧手丹青，描下

菩萨真象。旨意一声，选出个图神写圣远见高明的吴道子，此人即后图功臣于凌烟阁者。当时展开妙笔，图写真形。那菩萨祥云渐远，霎时间不见了金光。只见那半空中，滴溜溜落下一张简帖，上有几句颂子，写得明白。颂曰：

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  
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  
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  
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太宗见了颂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众官无不遵依。当时在寺中问曰：



“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利日辰，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

玄奘亦回洪福寺里。那本寺多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都来相见，因问：

“发誓愿上西天，实否？”玄奘道：“是实。”他徒弟道：“师父呵，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玄奘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又道：“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矣。”众徒将此言切切而记。

次早，太宗设朝，聚集文武，写了取经文牒，用了通行宝印。有钦天监奏曰：“今日是人专吉星，堪宜出行远路。”唐王大喜。又见黄门官奏道：“御弟法师朝门外候旨。”随即宣上宝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这是通关文牒。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送你

途中化斋而用。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又钦赐你马一匹，送为远行脚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谢了恩，领了物事，更无留滞之意。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只见那洪福寺僧与诸徒将玄奘的冬夏衣服，俱送在关外相等。唐王见了，先教收拾行囊马匹，然后着官人执壶酌酒。太宗举爵，又问曰：“御弟雅号甚称？”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取号，号作三藏何如？”玄奘又谢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头一戒，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只饮此一杯，以尽朕奉饯之意。”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饮，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

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

**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

三藏方悟捻土之意，复谢恩饮尽，辞谢出关而去。唐王驾回。毕竟不知此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完)**

**作者 吴承恩**

**繪圖 陳惠冠**

**播音 裴殷**